

〔法国〕热拉德·德·维利埃 等著

巴列维传

附：白色革命

〔伊朗〕巴列维 著

商务印书馆

巴 列 维 传

〔法国〕热拉德·德·维利埃等著

张许莘 潘庆龄 译

附：白 色 革 命

〔伊朗〕巴列维著

郭 伊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书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86年·北京

Gérard de Villiers
with Bernard Touchias and
Annick de Villiers

THE IMPERIAL SHAH

An Informal Biograph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une P. Wilson
and Walter B. Michaels

A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Boo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Toronto, 1976

内部发行

巴列维传

〔法国〕热拉德·德·维利埃等著
张许苹 潘庆龄 译

*

附：白色革命

〔伊朗〕巴列维著
郭伊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15 3/4 张印 324 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200册

统一书号：3017·279 定价：2.15元

目 录

巴列维传.....	1
附：白色革命.....	363

巴 列 维 传

出版说明

本书内容包括：伊朗巴列维王朝创建经过，伊朗政局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和战后演变的情况，帝国主义列强在伊朗的角逐与争夺，前伊朗国王巴列维为巩固权力而同政敌进行的斗争和几次被刺的惊险场面，伊朗王室和贵族在巴列维统治时期奢侈荒淫的生活，六十年代以后石油工业大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存在的问题，巴列维王朝政府的内外政策、统治手段及其通过美援建立的军事力量，巴列维在位时鼓吹的“白色革命”以及执行十年后的成就，等等。

1979年初，阿亚图拉霍梅尼号召和领导了一场反对巴列维王朝的运动。有五十四年统治基础的巴列维王朝终于崩溃了。历史悠久的伊朗又揭开了历史新篇章。政权有更迭，但历史是继续的。本书对于研究伊朗现代历史尚不失为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读物之一。兹翻译出版，内部发行。

本书作者热拉德·德·维利埃是法国报界自由撰稿人，研究伊朗事务多年，见过巴列维多次。本书先在法国《快报》连载，法文版发行后，先后被译成英、日、意、德、西、土等国文字出版。这部中译本是根据琼·P·威尔逊和沃尔特·B·迈克斯合译的英文本翻译的，原书共二十五章，各章无标题，全书无目录。又中译本经王辛笛同志校订。

序

我写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外传，说真的，无意对他评长论短。我心中唯一殷殷为念的，无非是要给大家叙一叙这位充满着许多矛盾、介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人物的故事。想当初他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罗曼蒂克的年青人，正经八百的事儿是不怎么干的，而如今他却无可争辩地统治着三千三百万以上的伊朗人，是当今世界上权势烜赫的国家元首之一。尽管他把占伊朗可耕地四分之一的私产分给了老百姓，他依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富豪之一。他有富丽堂皇的冬宫和夏宫，平日里抽“高卢人”牌烟卷，讲的是一口牛津英语，却带着浓重的法国腔。休看他是一个神秘派^①，但他毕生反对本国倒退落后的宗教等级制度。虽说他设立的秘密警察组织，是当代世界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察部队之一，但他对那些图谋暗害他的人，历来颇有雅量，都是饶赦了的。即使伊朗还属于世界上文盲率最高的国家之列，巴列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令人可鄙的独裁者，但是，尽管这样，他搞的社会改造规划却比瑞典的更加先进。

^① 神秘派，也叫苏菲派（波斯语 Sufi），产生于十——十一世纪的伊斯兰教内的一哲学派别，认为现象世界以真主为本体，人通过虔修默祷即可与真主合而为一，具有神秘主义的性质。苏菲派思想现仍流行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各国中。——译者

我了解伊朗事务已逾十五载，多次有幸见过伊朗国王。我亲眼目睹着他的国家的演变——外国人对此往往是低估了的，而在伊朗则未免估价太高——以及在他的治理下所取得的不可否认的进步。

要写这本书殊非易事；在伊朗，谁都不敢直言相告，和盘托出。回答某个问题，若是有点儿为难时，伊朗人不免耸耸肩，要不然赶快转换话题。由于政治警察和“萨瓦克”^①势力是无孔不入的，我要写书也就更谈不上得心应手。我有几个伊朗朋友，听说我在替他们国王立传，简直就溜之大吉。再说，伊朗档案是压根儿无法弄到的，而解释每一个事件少说也得有两种说法。另一方面，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伊朗国王曾经三次作了答复，而且，他对哪一个问题都不是隐约其辞的。正是由于我同伊朗国王多次晤谈，又有许多目击的事实佐证，以及在伊朗、欧洲和美国所作的周详的调查研究，我的合作者和我才有可能搜集材料，把这位了不起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轶闻敷演成书。

热拉德·德·维利埃

^① 即伊朗国家安全与情报组织的简称，详见本书第二十章。——译者

第 一 章

1949年2月4日清晨六时半，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陛下已经起身，虽说昨天他同一位女友一直厮磨到万籁俱寂时分，这会儿看上去他还是神色怡然，恋床的念头仿佛早已烟消云散似的，因为此时此刻，他耳闻目睹的景物，正是：——

先说，他从坐落在德黑兰住宅区中心的冬宫凭窗眺望，看到外面刚下了一场大雪，王宫卫兵穿着紧身戎装，蓝色硬领很高，一直掐住他们的下巴颏，这时他们正在大踏步来回逡巡，巴列维国王隐隐约约听得见他们脚下的大皮靴卡嚓卡嚓踩雪的声音。

再看，冬宫周围的铁栅栏外面，德黑兰清道夫要赶在清晨各种车辆出来以前，给路面上都撒上砂子和盐土坷垃。他们一面在不停地撒着，一面还压低嗓门儿在讲话。

临了，寥廓的晨星这会儿高悬在王宫花园里硕大的梧桐和松林上空，在破晓以前依然闪闪发光。

头两种景象似乎在说，天寒地冻了一句以后，今天还是要继续冷下去，第三种景象预示着不一会儿就要出太阳。

就在这个星期五——穆斯林每逢星期五休假做礼拜——要举行庆祝德黑兰大学成立十四周年的活动，只要这个仪式一结束，穆罕默德·礼萨照例来到他的厩房，在他的几十匹坐

骑中间，随意挑一匹骏马，刹那间一跃而上，沿着离城不远，沙漠边缘的碎石路，悠然自得地蹓上好几个钟头，这时他简直把国家大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德黑兰大学是当今国王的先父礼萨大帝于1934年建立的，坐落在沙赫礼萨大街上，这条宽阔的林荫大道自东至西横贯德黑兰城，在伊朗人的心目中，堪称是他们的爱丽舍田园大街。这所大学有三座漂亮的大楼，围绕着一座清真寺，构成一个U字形，环顾四周，园树庭花，精心修剪，景色宜人。但谁知道，德黑兰大学历来是滋生首都纷扰的是非之地，形形色色思想观点源出于此，慷慨激昂的辩论在此进行，同时阴谋勾当与反阴谋行动也策源于此地。

那天一清早，一列惹人注目的身穿戎装的军人，早就布好岗哨。那儿除了警察和军队以外，还有负责特工任务的、长着满脸胡子的彪形大汉，他们眼里闪着冷冰冰的目光，身上藏着武器，连茄克衫都鼓起来了。

有一个问题叫警察特别伤脑筋：伊朗人民党^①——它就是受莫斯科控制的庞大的伊朗共产党——原定前两天在德黑兰近郊某地开会，哪知道现在突然延期，偏偏改在2月4日星期五，这一天恰巧巴列维国王要到大庭广众中去，何况这位伊朗国王好久没有露过面，这还是头一次呢。

结果，人们根本不怕冰天雪地，冻得发抖，逐渐聚拢起来

^① 伊朗人民党(波斯语 Tudeh, 即“人民群众”之意), 系塔吉·埃拉尼博士的追随者和一批知识分子于1942年1月30日创立的。(埃拉尼博士曾留学德国, 研究马克思主义, 后回伊朗从事政治活动, 被捕, 于1940年死于狱中。)——译者

了，警察只好设置了一道警戒线，远远地就把他们拦住。不管是谁，想进德黑兰大学的，都得出示许可证。

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开始到达的是一般来宾，他们是：小官员、一些精心挑选出来的大学生和新闻记者。十一点钟，有三个人迈开大步向岗哨走去。无奈他们拿不出许可证来，都被拒之门外。他们忿忿然提出抗议，也毫无用处。就这样，他们只好走了，其实，便衣密探早已发觉了他们行动诡谲而紧紧把他们盯住。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肤色浅黑的小伙子，中等个儿，长着一撮又浓又密的小胡子，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他和他的同伙嘀咕了一阵，就径直朝市中心区走去。警察也就放他走了，可是，当另外的那两个人打算取道比斯托·耶克·阿扎尔大街朝西走，兜过德黑兰大学之时，警察已在他们后面步步紧随。转眼之间，那两个人消失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及至前面一百码远的地方，突然又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在爬铁栏杆，一骨碌打墙上翻了过去。于是，警察就立刻分成两路：一路沿着铁栅栏进行搜索，另一路赶回大门口，指望从相反方向抓住他们。无奈哪一路都没有得手。

将近十二点半，那第三个人回来了，又一次出现在岗哨面前，不过，这一回他身边却有一个骨瘦嶙峋、胡子刮得精光的小伙子陪着。他脖子上还是老样子，挂着一架照相机，手里拿着一张堂堂正正的许可证，上面写明，持证的人叫做纳赛尔·侯赛因·法克赫尔·阿拉埃，现年二十八岁，该证是由《伊斯兰旗帜报》签发的，并有该报发行人法吉迪·奇拉齐博士的亲笔签字。在场的人谁都不认得他，所以就把他放了进去，而陪同他的那个小伙子，也就独自走开了。

纳赛尔·侯赛因·法克赫尔·阿拉埃一进了法学院大门，就站到人群里去，静候即将走过去的那队显赫人物的行列。当时，他没有找人攀谈。看来谁都不认识他，可是，也没有人发觉他有点蹊跷，尽管他的那架照相机不大象是新闻记者采访工具。说实话，那是在德黑兰买来的一架廉价照相机，只要花四十美分就够了。这时，法克赫尔·阿拉埃主要发愁的事，看来就是豁出命去，也要保住他在记者区中前排的那个位置，尽可能靠近大官们要走过的红地毯。不过，法克赫尔·阿拉埃这一举动，看来也并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请看他的记者同行哪一个不是在抢占有利位置？说到底，这正是他们干新闻记者的当行本色嘛！

可是说怪也真怪，当别的摄影记者抢拍头一批要人到达的镜头时，法克赫尔·阿拉埃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拍。他只是把照相机紧紧地攥在胸前，一个劲儿伸长脖子，东张西望，仿佛在这人山人海寻找什么人似的。

下午二时，德黑兰大学、伊朗政府和宫廷的要员们开始到达。他们来时坐的，全都是美国和英国造的漂亮宽敞的高级轿车，一个个道貌岸然，高视阔步。小职员们奉命前来诚惶诚恐地迎接他们，并且毕恭毕敬地引领他们入场就座，他们却故意报之以轻蔑的一瞥。至于那些军人身上的穿戴和服饰，给人印象特别深刻——英国人的风雅、普鲁士人的刚劲和苏联人的笨拙，仿佛已被莫明其妙地揉合在一起似的——这一切影响，多年来连续在伊朗发生作用。在年事较高的军官中间，甚至还有一些人喜欢目空一切地歪着脑袋，仿效法国军官所特有的这种姿势，那一套是他们早年在礼萨大帝赞扬的圣西尔

军校①学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些军人身上终究有一个共同特点，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伊朗气派，那就是：他们胸前所佩戴的勋章。他们身上简直挂满了勋章，走起路来，卡搭卡搭地响得刺耳。他们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摆摆手，要求乱哄哄的人群静下来，可他们眼里依然跟平时一样，充满着凶神恶煞般的目光。这些军人大多数穿着大皮靴，人人一律携带一支大号左轮手枪，插在黑色皮套内。

正当他们三五成群地聚拢来时，传来了一阵阵敬礼和欢呼的声浪，身穿白上衣的仆役来回穿梭，从大银盘里端茶水，递点心，真是忙个不亦乐乎。即使是文职官员，在敬礼的时候，这当儿不免都要两脚跟咯嗒一声，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要知道，在伊朗历来是等级分明，含糊不得的：虽然地位卑微者向大人物俯首鞠躬时，大人物好象是带着一种生硬的恩赐态度来接受这一鞠躬的；但来到大人物跟前，人们照样还得深深鞠躬表示敬意。在这个封建习气依然盛行的国家里，本来就只有权贵和赤贫这两个阶级。

那天，巴列维国王正在冬宫餐厅里进午餐。即使是假日，上半天他照旧还是工作。他做过半个小时体操，匆匆用完早饭，冲了一个凉水浴，七点三刻即伏案办公。他往往先翻看一下伊朗和国外的报纸，尔后再看他的函电文件。随后他在他头一天口授的信件上——签了名。十点刚过一点，他接见当时的首相穆罕默德·赛德，引领首相入内的，就是那位行礼后立即退出的王宫典礼长霍尔木兹·毕尔尼亚。

① 法国著名军校。——译者

巴列维国王和赛德首相首先研究有关庆祝德黑兰大学校庆的材料。赛德当即把他手下一个年青人为国王即将发表讲演拟的草稿呈给陛下审阅。他们一起研究这篇文稿，然后就这个庆祝典礼仪式仔细审查了一遍。

巴列维国王仅仅作了一些很小改动。这种庆祝仪式，本来他就很讨厌的；他认为：这些玩意儿纯属繁文缛节，腻烦透顶。当时穆罕默德·礼萨还不到三十岁，他喜欢骑马，不爱登台演说。他们一弄完这个讲演稿，赛德首相立即告辞，让他的君主自己好好准备一番。

这时，巴列维国王独坐在餐桌前，几乎滴酒不沾，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卷。侍役轻手轻脚，进进出出，忙这忙那，不敢有半点声响；这会儿霍尔木兹·毕尔尼亚却站在餐具柜旁边纹丝不动，两眼紧紧地盯着他们。

巴列维国王在二十九岁那一年，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资格挑选妻子的单身汉了。他和前妻芙吉雅，原是埃及法鲁克国王的姿色绝顶的妹妹，自从离婚以来，至今已有三个月的光景，他一直自由自在，毫无牵挂。他和芙吉雅婚前总共也只见过一次。后来，芙吉雅给他生了一个女儿——沙娜兹公主，可就是没有生男孩。这就成了他们闹离婚的正式理由，但事实真相是：他们俩本来就是情意不投，早就各走各的道儿了。

巴列维国王身高五英尺十英寸，肤色微黑，气宇轩昂，俨然有运动员风度。他那黯淡而深邃的眼光，他那羞怯怯的、令人宽慰的年青人的微笑，哪一个女人不会为之倾倒。说实话，他的那种羞怯怯的神情可就是逢场作戏。巴列维不愧为妙龄女郎的意中人，当时外面纷纷谣传，说他自从离婚以来，不仅

同德黑兰上流社会的名门闺秀，而且同艺坛影星也都有过不少风流韵事。关于这些谣传，巴列维国王从来没有否认过，但他性格中有一个主要特点，他总是喜欢保密，因此没有人确切了解真相。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实在的：巴列维国王专门喜爱细高挑儿的欧洲金发女郎，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体型的；于是，这些女郎闻讯后无不竞相光临德黑兰。这一切在德黑兰，谁个不知道呢，虽说（谣言确实是这么说的）巴列维国王对待她们有时免不了颇具骑士遗风。

那天晌午过后，到两点三十分，官方汽车不时来来去去，把陪同巴列维国王一起参加庆祝仪式的那几位嘉宾都给送到了。于是，巴列维国王动身前往德黑兰大学。巴列维国王这次露面时，身穿一套将军制服，肩章上带着几颗星花，头上戴着镶纓的军帽，他没有佩戴勋章，但口袋上缝饰着几条表示勋位的杠杠。

官方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一开到，一长列车队立即出动了。黑色高级小轿车走在最前面，沿着卡克赫大道朝沙赫礼萨林荫大道方向疾驰而去，三十多辆摩托车在轿车两侧护卫，一股劲拉响警笛。

那天德黑兰景色该多么动人：雪一连好几个星期下个不停（德黑兰夏日闷热，几乎令人窒息，入冬以来却是世界上降雪量最大的城市之一），人行便道以及街街巷巷，都盖上了雪，在灿烂的阳光下闪耀得叫人睁不开眼来。巍峨的厄尔布尔士山，叠嶂层峦，连绵不绝，一直透迤到遥远的里海之滨，才陡然低落下来。现在举目北望，仅仅一、两英里之遥，就是银装素裹的厄尔布尔士山麓全景，这会儿看上去又那么近、又那么